



如今的石坳人，都住进了红砖绿瓦的新楼

### 地名记忆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  
zrbsg@163.com

千金药业  
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协办

2023年8月9日  
星期三  
责任编辑:郭亮  
美术编辑:左骏  
校对:谭智方



## 群星璀璨的选矿厂篮球队

肖双凤



▲1985年,荣获“湖南省冶金杯友谊赛”的选矿厂女子篮球队合影,左一为指导教练张衡生。



▲1985年,选矿厂男子篮球队合影,右五为队长肖建斌。

回忆是美好的,时光飞逝,那遥远的记忆却时时令人心旌摇荡。我是株洲选矿药剂厂的子弟,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,我们选矿厂的篮球如如火如荼,遍地生花,篮球如细小的种子,在选矿的土壤里萌芽、生根、开花、结果。

株洲选矿厂建于1966年,是一家以生产草酸、黄药、黑药、二硫化碳等为主的化工企业,产品远销国内外,业绩红红火火。在工业形势蒸蒸日上的背景下,我们选矿厂的篮球事业也应运而生,得到了全厂上下的重视和支持。

记得那时的厂篮球队,每年都有专业集训,由工会组织抽调一线生产人员,集中吃住训练。厂里每年有一笔专项资金用于篮球事业,保证这支队伍的营养与运转。厂里每年会给队员们发两套运动服,袜子。冬服是每两年一套,夏服是每年两套。队员们打赢了球,厂里还有特殊奖励。

那个时候的灯光球场,总是人声鼎沸,来往汽车的喧嚣,小贩的叫喊,相互照面时的招呼,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,几十盏白炽日光灯将阔大的球照得通透明亮,上千名围观的群众,翘首以待赛事的开始。

7时一到,场上便吹响了嘹亮的号子,首先是裁判员入场,他们分别从两边跑着扬手与观众打招呼,紧接着出场的是两边的运动员,他们紧跟裁判员之后,举手高呼“友谊第一,比赛第二”的口号,紧紧围住中线上的大环。

那时我们选矿厂男子篮球队的主力队员有9号肖建斌、4号仇国昌、5号李力、10号黄国忠、3号张衡生等人,队长是9号肖建斌,1米83的大个子,结实壮硕,全身的肌肉鼓鼓凸凸的,同时又兼着男女队的总教练,队员们都亲切地叫他“肖队长”。

# 石坳,我的梦中家山

张金华

旧事

## 我的铁路记忆

旭宁

七八岁的时候,父母调到株洲市区工作,我有幸从乡村“流转”到城里上学,父亲工作的石灰厂在杉木塘附近,厂里临铁路建有一排低矮的平房,我就住在那里。

城里的房子很小,第二天清晨朦朦胧胧的时候,我被一阵响亮的汽笛声惊醒,惊得用双手紧紧捂住耳朵。我从床上跳下来,透过玻璃的小窗,我看见窗外咣当咣当的火车在蜿蜒前行,车头粗重的喘息“声声入耳”——当时还不知道这就是火车。

乡里的孩子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偏僻的乡音,这让幼小的我变得敏感而胆怯。我时常独自在铁路上玩耍,沿着铁路去上学,独自伸开双手在铁轨上行走寻找平衡,有时烦恼地踢铁路路基上的石子……于初到城市的我而言,铁路就是在株洲最初的相识和最好的朋友,任我宣泄各种情绪。

我去铁路边的清晨拾过火车上抛弃的煤球,在铁路边夕阳的余晖里玩过“踢房子”的游戏,还在某个放学后的下午与同学一起,共同在铁路上摔跤,下巴被铁轨磕开一条缝,留下了它自己愈合的伤口。

沿着铁路,一屋儿人,三餐四季,岁月游移中也搬过几次家,但每次都在铁路附近,前后左右,相依相守。我一直可以望着那辆黑色的火车,喘着粗气,冒着白烟,来去匆匆。

后来,我开始坐绿皮火车。我一直觉得火车的绿色与邮筒的颜色很接近,因此坐火车的时候,我偶尔会想起余光中那首《乡愁》,我在这头,车挂在那头的那头。是不是车里坐着的人就像邮筒中的信一般呢?

记得有一次去重庆,连续三个晚上排队在车站的售票处买票。早春时节,天气还微微寒冷,火车站的售票大厅却熙熙攘攘,热火朝天。当时株洲至重庆的车票,铁路每天只能发售三张,我随着排队拥挤的人流慢慢蠕动,忐忑又紧张,还要回应穿插其中各种搭讪的“黄牛”,鼻尖上直冒汗。买到那张小小的车票后,我抑制不住激动和喜悦,在车站广场上兴奋地蹦了几下。

还有一次是从杭州回株洲,一行二十多人,铁路却只配售了六张坐票。我先是站在台上被人又推又拉地拽上车,塞到车厢尾端的座位上,感受着车厢里重重的呼吸、大声的喧哗、孩子的哭闹、飘忽的烟味和汗味,以及伸展在前后左右的肩膀手臂;随后开始憋闷难受,双腿肿胀麻木;我用力支撑着从座位上站起来透气,座位即刻便从我眼前“消失”了;我只得无奈地“讨”了半张报纸,勉强挤到两节车厢交汇处,坐在车厢地板上,一路摇摇晃晃地回了株洲。

说到在火车上“坐”报纸,那年代出过远门的人多有经验,很多时候都是一种未雨绸缪的“时尚”,当时从株洲到广州的火车上,很多做服装生意的老板到广州“进货”,大多数人都拿报纸平铺在车厢座位底下,然后人钻进去,一晚上在火车上睡到广州。

绿皮火车当时正是青春,正当年华,车上每天都充满各种嫩绿的故事。它总是不急不慢,不慌不忙地开着,仿佛诠释着那句:从前车马很慢,书信很远。

高铁就是在这个节点应运而生,破土而出的。第一次听说往北京方向有动车,有个同事专程利用周末去体验和感受,回来带着满满的惊讶和欣喜,说“只要七个小时,很舒服,不拥挤”。

从动车到复兴号,火车的速度越跑越快。选择乘坐高铁出行的旅客也越来越多。据统计,每天国内乘坐高铁出行的出发人数以千万计,高铁的网络已经联通每个城市,通达能力已经实现“八纵八横”……在不经意的瞬间,人们开始习惯在网上购票,选择在高铁上自由安静地上网、读书、报餐、就餐、小憩。

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,我乘坐汽车从株洲至广州出差,路上整整用了三天时间。而现在,乘坐高铁到广州只需要两个半小时,赶早从株洲出发,可以在广州喝一餐美美的早餐,办完事,再自由随意地回到株洲晚餐,“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江陵一日还”不再是诗人笔下浪漫的想象,而是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——面对灰色的高铁,我仿佛时常看到它迈着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脚步,疾速欣喜地在神州大地上往返奔波。

今年盛夏的某天,我去看小时候经常陪伴我的那段铁路。路边有一方荷塘,荷叶在阳光下珠圆玉润,荷花或舒展、或含苞,有浅浅的莲蓬亭亭立于水中,成为一道风景。我忽然想,沿着那弯弯的铁路,路上会有多少美不胜收的留恋呢?皓皓白雪,江南水秀,鱼港归帆,北疆风光,苏杭美景,还有广州的“小蛮腰”,上海的东方明珠塔……两条永远不会相交的平行铁轨,不言不语地伸向视野不可及的远方,似乎说了些什么,又似乎什么都没说什么。

如今的我,仍然工作在与铁路相关的细枝末节里。我常常问自己,是不是铁路边那些生活过的岁月,那些串起的日子,在不知不觉中引导我走近铁路,与铁路结缘,并留下这些值得留恋的铁路情怀和往事呢?

我的老家在石坳。石坳在炎帝陵的西边,去炎帝陵不过二三里地。游览了昆明石林风景区后,我认定,石坳就是微缩版的石林。

故园旧梦中,春笋棕榈相对开。长年在外谋生,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,石坳的影像会时常在我的梦里闪现。在我的梦里,石林有的,石坳都有。

石林有春笋,石坳也有。不过,石坳的春笋大都低头朝西背朝天,匍匐在坳上,就像一个个要去炎帝陵参拜的男女,任凭风吹雨打,岁月沧桑,那虔诚执着的样子到现在也未曾有一丝改变。体量大一点的春笋,有的背面虽有些凹凸,却也相对平坦,用笤帚扫一扫,就成了家家户户晒红薯片的好地方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,石坳的粮食产量极低,每年年关前后几个月都要吃国家返销粮。为了度过饥荒,让我们姊妹六个能够存活下来,母亲也是想尽了法子,最后不得不规定每天只吃两顿,没有米饭,每人每顿只有半碗清蒸红薯丝汤。母亲辞世已四年多了,每每想起母亲带着我们熬过来的那些艰难日子,想起石坳升腾的阵阵炊烟,心中就会生出无限感慨:论孝羞言寸草心,堂前未敢叹风尘。梦中石坳炊烟色,胜却寻常一片春。家里既没有多余的红薯拿来晒干,那凹凸的石背也就派不上什么用场。

这些石背的高光时刻,应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。各家各户都有自留地,且到处垦荒,每年收获的红薯多到屋里都放不下。为便于收藏,就把个小的闷熟了,个大的刨成片蒸熟,摊在石背上晾晒。几蒸几晒,个大的,薯体黄中带黑,晶莹剔透,入口松软,甜而不腻,是我至今仍心心念念的一道人间美食。

不过,听说现在石背又没用处了。年轻一点的都外出打工或经商去了,留守在家的只有老人和小孩。大片大片的自留地长满野草,荒废了。红薯少了,再见到不到当年那一块块凹凸的石背晒满红薯干、满是人间烟火气的场景,心里老觉得空落落的。

石林有棕榈树,石坳也有。小时候我教过,石坳的棕榈树大小小有20棵。棕榈树就生长在我家老屋后的坳地上,与春笋相依相伴,构成了一道独特的自然风景。棕榈树浑身是空,最实用的要数棕叶子。砍棕叶子是我们男孩子最爱干的活。棕榈树树干笔直,中间没有分叉,一层层棕衣剥去之后,树干滑溜溜的,要爬上树顶砍下棕叶子有一定难度。砍棕叶子也有讲究,要取之有度。每次我都会拉大嗓门叮嘱小伙伴们:“记得留下一些,不要砍光了!”绿色的棕叶

子柔韧性强,且带有天然清香味,插田时用来捆秧苗,端午节用来捆粽子。一整枝棕叶子取下来,将开裂的叶尖剪掉,剪成半圆形,再用碎布头缝上,又可做成蒲扇。调皮的女孩子喜欢拿着刚做好的蒲扇,一边给人扇风,一边大声唱着童谣“我扇扇,你当风,我扇扇,你起虫……”。

棕榈花开的时候,男孩子们最拉风。大家争抢着爬上树顶把一包包棕榈花籽摘下来作弹药,分边打仗的游戏。长大了才知道,棕榈花是可以作为中药入药的,既可内服也可外用,特别是在治疗痢疾等疾病有很好的效果。现在想来心中总有些愧疚,当真是“少小不知生计苦,药花当做斗墙材”。后来,不知什么时候,也不知什么原因,石坳大大小小的20棵棕榈树也被人砍得一棵不剩,全没了。有人告诉我,大概率是被就地取材,砍去修桥用了。无论如何,石坳这片独特风景的忽然缺失,终究在我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痛。

石林的岩石是石灰石,石坳的也是。石灰石可以采来烧成石灰,也可以送去水泥厂制作水泥。石林是举世闻名的风景名胜,那里的石灰石受到保护,仅供观赏,严禁开采。石坳不是风景区,这里的石灰石却是可以开采的。只是过去公路只在坳下过,没有修到坳上来,石头运不出去,石坳人只能眼巴巴守着金饭碗讨饭吃。上世纪80年代末,股份制的东风也吹到了石坳,大家一撮合,成立石坳采石场股份有限公司,集资修路,自己开采,一锤一钎,放炮碎石,石灰石源源不断地卖到水泥厂。当然,其中经历了多少苦累和艰辛,也许只有石坳人自己知道。两年下来,大姐夫的手掌被石头磨得全是老茧,十根手指头已看不到一丁点指纹;大舅兄被石头砸断了小腿,差点残废;想报学的小老弟也被打炮眼的钢钎震回了学校,后来还考上了大学……遗憾的是,石林有的仙人桥、老虎洞、蝙蝠洞、鹰嘴岩等著名景点,石坳原本也有的,只是现在都已被夷为平地,见不到了。

雨后能见彩虹,付出总有回报。当可以被开采的石头被采完之后,石坳人开始搬离石坳最西头岩下的张家老屋场,告别土坯房,住进了红砖绿瓦的新楼。前两年农村危房整治,老屋场的土坯房全拆了,承载了我们太多童年记忆的晒谷坪也很快被藤蔓和杂草完全覆盖。从老屋场到新村,这是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。石坳也正在经历乡村振兴带来的华丽转身。感叹之余得一枚句:

老屋场垣无觅处,时光已被青萝覆。  
却看阡陌水云间,邻里新墙绿玉树。

记事本

## 一定要爱着点什么

杨帆

我特别喜欢养花,今天早晨,我发现半个多月前新扦插的太阳花开花了。

太阳花一丛丛,一簇簇,茎和枝干虽然很软,很细,但是叶子细却很密集,碧绿鲜亮,柔软光滑。花开得也旺盛,花瓣排列呈圆形,花心呈圆锥状,带着花粉点缀其中,毛茸茸的甚是可爱。有的花含苞待放,有的花已经完全绽放,红的花热烈,黄的花温馨,粉的花娇羞,紫的花淡雅,这五彩斑斓的太阳花,让我也心花怒放。在我养的花中,就数太阳花最爱开花,开了一茬又一茬。我就喜欢它这生生不息的劲儿,亦如它喜欢太阳,总是让人充满希望。

读汪曾祺先生的书,看到他是爱做饭之人,喜欢自创菜式。他给好友“烫干丝”,把大白豆腐干切成细丝,用上汤煮两三开,里面再加些冬菇丝、虾籽同煮,再加上酱油着色,再放些青蒜末和姜丝,即可开食,好友最后连汤汁都喝了。还有一道菜叫“塞肉回锅油条”,他是这样做的:“油条切段,寸半许长,肉馅刹至成泥,入细葱花、少量榨菜或萝卜末拌匀,塞入油条段中,入半开油锅油炸,嚼之酥脆,真可声动十里人。”感觉字里行间都飘着香味。不仅菜名满是烟火气,做法也很接地气,看了汪老的做法,没有人不会想去试着做一做。我想爱做饭的人,对生活也是深深地热爱着吧!

光阴漫漫,茶香袅袅,爱茶的人更豁达超然。茶圣陆羽一生独爱茶,他爱茶生于草木之间的远离尘嚣,他爱茶韵袅袅的纯净致远。他行走在名山大川之间,逢山驻马采茶,遇泉下鞍品水,将所鉴、所品都记录下来,而后隐居山间,闭门著述。他把茶的产地、气候、土壤、采茶、制茶、煮茶、饮茶的工序和讲究等,都融入了《茶经》之中。他迷恋茶甘茶香、淡泊名利,他曾作诗“不羨白玉杯,不羨朝入省,不羨登台台,千美万美西江水”,正是这份对茶的痴迷,才能让他看淡世间的沉浮,如茶一般清灵、淡然。

茶韵悠长,琴音悠远,诗人白居易爱琴,只因“楚丝音韵清”。他不仅爱琴而且弹得一手好琴,为了以琴会友,专门在家中建造了一个琴亭。他以琴为伴,“共琴为老伴,与月有秋期。”他夜晚抚琴,排解忧愁,“今夜调琴忽有情,欲弹惆怅忆崔卿。”他闲来无事时,对琴更是爱不释手,“置琴曲几上,慵坐但含情。”白居易喜爱抚琴,淡雅的琴声可以让人心境平和、恬淡。

“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恰似草木对光阴的钟情。”我们一定要爱着点什么,它会让我们变得坚韧和宽容,变得平静和充盈,还有一种对岁月的眷恋和淡淡的幸福感。